

岩井俊二

# 情书



ラブレター

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，就是幸福

# 情书

[日] 岩井俊二 著  
穆晓芳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情书 / (日) 岩井俊二著 ; 穆晓芳译. — 2版. —  
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8.6  
ISBN 978-7-5442-9287-0

I. ①情… II. ①岩… ②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  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924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8-310

LOVE LETTER

Copyright © 1995 by Shunji IWAI

First published in 1995 in Japan by Kadokawa Publishing Co., Ltd.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ockwell Eyes Inc.  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情书

〔日〕岩井俊二 著

穆晓芳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刘恩凡  
特邀编辑 陈文娟  
装帧设计 韩 笑  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5.75  
字 数 110千  
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2版  
印 次 2018年6月第46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9287-0  
定 价 45.00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## 第一章

藤井树过世两年后。

三月三日的两周年祭日，女儿节，神户下了场罕见的雪，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。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。

博子仰望天空，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，美得无法言说。死于雪山的他，在最后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。

“这雪，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。”

阿树的母亲安代说道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她应该已经成了博子的婆婆。

轮到博子上香了。

博子在墓前双手合十。出乎意料，再次和他面对面，自

已竟然心如止水。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？想到这里，博子心情有点复杂。

抱歉，我是个寡情寡义的女人啊。

博子上的线香不一会儿就缓缓地升起轻烟。一粒雪扫过，火熄了。博子把这当作他的恶作剧，胸口一紧。

因为是女儿节，所以上香结束前，还要招待大家喝热甜酒。吊唁的人们顿时热闹起来，一面用酒杯取暖，一面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地拉起家常来。

他们大多是阿树的亲戚，也是一群对阿树印象已不太深刻的家伙，在他的墓前，却几乎绝口不提他的事情。阿树平时不爱说话，算得上很难接近的人。他们这样对他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

太年轻了啊——对他们而言，他也就是这样一个再无其他话题的逝者。

“甜的我可喝不了，没有辣的吗？辣的酒！”

“我也喜欢辣的。”

阿树的父亲精一接受了这些男人任性的要求，叫来安代。

“安代，把那个拿来，不是有菊正<sup>①</sup>什么的吗？”

“现在？不是过一会儿再随便喝吗？”

---

①一种日本酒。日本酒分甜口、辣口，菊正为辣口的代表之一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拿来！拿来！”

安代一脸不高兴地跑去取菊正。

就这样，宴会在大雪之中早早拉开了序幕。一瓶菊正已经不够，又陆陆续续拿上来。一个个一升装的酒瓶子排在雪地里。

“博子……”

和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突然开口喊博子。博子也注意到了，他们一直窘迫地聚在一旁。但关键人物——那些曾和阿树一起登山，最后不得不决定下山、弃他而去的队友，今天都没有出现。

“师兄们今天在家闭门思过。”

“大家至今还有罪恶感呢。秋叶他们再也没有登过山。”

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。阿树掉下悬崖后，就是秋叶做出了“弃他而去”的决定。葬礼那天，阿树的亲戚们拒绝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。当时，每个人都很感情用事。

“登山的规矩只在山上才管用！”

一个亲戚这样骂过秋叶他们，博子记忆犹新。说这话的人还记得这些吗？他此刻应该就在喝了酒胡闹的人群里吧。

“大家都过来就好了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师弟们支吾着，面面相觑。其中一个悄声说道：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师兄们好像打算今晚偷偷地来扫墓呢。”

法事一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日式餐会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顿时丧失了在大雪中挨下去的耐力，突然都感到冷了。人们快步奔向停车场，博子也被邀请参加餐会，不过她拒绝了，准备往回走。

刚发动车子，精一过来敲敲车窗。

“博子，真不好意思，顺路帮我把她送回家吧。”

博子一看，安代按着太阳穴，显得很痛苦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她突然说头痛。”

精一打开车门，把安代塞到车后座上。

“哎哟，好疼，这么使劲一按就疼。”

“你还说呢，接下来才是最忙的时候，真是不中用的家伙。”

精一责备安代，对博子报以歉意的微笑。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亲戚正在精一背后嘟囔着什么。

“治夫，你已经醉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男人摆摆手，已然步履蹒跚。他一眼看见车里的博子，突然从车窗探进头来。酒气在车里弥漫。

“哎，博子，要走啊？”

“喂！”

精一慌忙把那个男人从车旁扯开。被架走的男人口齿不清地唱起了歌：

“姑娘呀，你听我说啊，不要迷恋登山的男人啊……”

“浑蛋！”

精一一边敲打那个男人的脑袋，一边低下头冲博子道歉。

博子的车子打着滑缓缓地离开了公墓。

“爸爸也不容易啊。”

“才不是，显得不容易罢了。”

博子从反光镜里看看安代。她坐在那儿，根本看不出头痛的迹象。

“今天还要闹一个晚上，他其实是以此为乐呢。只是他担心兴致太高了会不成体统，所以才那样，装成很忙的样子。大家都一样。那帮人，说是吊唁吊唁，不过是想喝喝酒罢了。”

“妈妈，你的头怎样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装病吗？”

博子在反光镜中露出笑容。

“笑什么呀。”

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“到底是什么，博子？”

“我是说，大家都各怀阴谋。”

“大家？谁啊？”

“秋叶他们。”

“秋叶他们怎么啦？”

“听说在打什么主意呢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

博子用一个暧昧的微笑搪塞过去。

车开到了位于须磨的藤井家，安代硬把博子拉进家门。

家里显得很昏暗，仿佛有看不见的阴影笼罩着。起居室的偶人<sup>①</sup>架子上，还没摆上偶人。

原木箱堆在一旁。打开盖子一看，天皇偶人的脸孔露了出来。

端茶过来的安代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

“只收拾了一半，因为要准备今天的仪式，就半途而废了。”

接着，两人重新摆放偶人。比起博子见过的偶人，这里的偶人看上去要大一圈，式样也更古典。

“这些偶人真漂亮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女儿节这天，日本有摆放偶人的风俗。

“有年头了，据说太奶奶那一代就有了。”

据安代说，这些偶人被当成嫁妆，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到她手里。它们和历代新娘一起经历了年年岁岁。那些新娘，恐怕有几个已经和阿树一起长眠在那片墓地里了吧。博子一边想，一边用小梳子给偶人梳头发。

“一年只能出来一次，这些小人儿肯定很长寿。”

安代说道，凝视着偶人的脸。

雪，直到傍晚也没停。

两人打开了阿树房间的门。

阿树原来在高中当美术老师，房间里面到处都是油画的画布。

博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，在桌上摊开。每一页的画都觉得眼熟，而且每幅画都散发着时光流逝的味道。

从前，博子喜欢在一旁看阿树画画。如今，看到这些已成为遗物的画，被忘却的点滴开始在心中复苏。此刻，她仿佛听见了铅笔游走在素描纸上的声音。

陷在回忆中的博子被安代的声音唤醒：

“你看这个。”

安代把从书架上找到的一本册子递给博子。

“啊，毕业相册！”

那是阿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相册。他毕业于小樽市立色内中学。

“在小樽吗？”

“对啊，小樽。离开小樽后到了横滨，接着是博多，然后是神户。”

“都是好地方呀。”

“住在哪里都一样。”

“不是说住惯了，哪儿都好吗？”

“那是‘久居自安’。小樽真是个好安静的地方呀。”

“在小樽哪里呀？”

“哪里……已经不在，听说成了国道的路基什么的了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啊，找到了。”

博子翻着翻着，找到了中学时代的他。班级的集体照里只有一个人被框了出来，很醒目，正是他。那样子和博子记忆中的他一模一样。

“毕业前转了学。”

“他可是一点也没变啊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安代盯着相册，“现在看来，总觉得这照片不吉利。”

接下来，两个人浏览着相册中一个个中学生的稚嫩面孔，打发着时间。身穿学生制服的少年风华正茂。这孩子真可爱，现在流行这样的长相呢……安代说着故作轻松的话，逗博子开心。

“这里面还有他的初恋情人呢。”

安代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在女孩子的面孔中搜寻，然后指着一个女孩。

“咦？这个女孩很像博子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说不定是他的初恋情人。”

“是这个女孩吗？”

“不是说男人会照初恋情人的相貌找女朋友吗？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博子凑近相册，凝目而视，却看不出哪里相似。她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照片，又翻过一页。

“阿树参加了什么社团活动？”

“田径队。”

博子翻找着田径队的照片。

“有了，有了。”

这是一张短跑的照片，是在阿树绊倒的那一瞬间按下的快门。一张有点残忍的照片。

“真是决定性的瞬间啊。”

照片下面还加上了注释，写着“藤井的 Last Run!”。博子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，尽管觉得有点对不起阿树。

厨房里水烧开了，传来水壶的鸣叫声，安代站起身来。

“吃蛋糕吗？”

“啊，不用了……”

“是 Comme Chinois 的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安代离开了房间，博子仍牢牢地盯着相册，一页一页认真地搜寻着不知会在何处出现的他，连最后一页的名单都不放过。博子用手指寻找着他的名字。

“藤井树……藤井树……”

就在指尖捕捉到那个名字的瞬间，博子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奇妙的想法。

博子从他的桌子上找了支笔，伸出手掌，忽然转念，又卷起袖子，把住址抄在雪白的手腕上。

小樽市钱函二丁目二十四番地

安代端着蛋糕和红茶进来时，博子雪白的左手腕已经缩回羊毛衫的袖子里了。

“在盘算什么呢？”

安代的声音吓了博子一大跳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秋叶他们，在盘算什么呢？”

“啊？噢，他们说今天晚上要偷袭。”

“晚上要偷袭？”

“听说他们晚上要偷偷地去扫墓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啊。”

安代看上去虽然很吃惊，但也有些欢喜。

“这样一来，那孩子今晚也睡不成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就在秋叶他们可能在实施计划时，博子开始给阿树写信，寄往左手腕上写着的那个地址。

如果照安代所说，那里已经成为国道的路基，信是绝对寄不到那个地方的。这应该是一封哪儿都寄不到的信——正因为哪儿都寄不到才有意义。因为，这封信是写给已经不在人世的他的。

藤井树：

你好吗？我很好。

渡边博子

信的内容不过如此。反复考虑，揉皱了很多张信纸，最终写成的信只有这几个字。博子自己也觉得很奇怪，但她却喜欢这么短，这么简洁。

他肯定也会喜欢的。

博子把这封信连夜投进附近的邮筒。这盏特殊的河灯<sup>①</sup>在邮筒底部发出微弱的沙的一声，结束得意犹未尽。

这是在藤井树的祭日里，博子的一个阴谋。

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飞舞在夜空中。

---

①日本有在盂兰盆节放河灯的习俗，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悼念。

## 第二章

这封信是三月初送达小樽地区的。一直处于感冒边缘的我，终于在那天发病。那天早上第一次量体温就是三十八度五。我给工作的市立图书馆打了电话请假。做完该做的事后，我跳上尚有余温的床，享受了一个回笼觉。早饭吃得晚，吃完后，我在起居室的躺椅上又睡了一觉，邮递员的摩托车声打断了我淋漓尽致的酣睡。

邮递员利满，怎么说呢，是个没头脑的浅薄男人，一看见女孩就非打招呼不可。而且，他那有特点的大嗓门时常让我的精神骤然紧张起来。像这样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，情况就更严重。不过那天我判断力迟钝，把这些事忘得一干二净，稀里糊涂地就把门打开了。还没梳的乱蓬蓬的脑袋，遮住半边脸的大口罩，羊毛衫下穿着的睡衣，都处在毫无防备的状



态下，总之，就是这么狼狈。利满在院门那边用又惊又喜的眼光频频打量我这副模样。

“咦？今天在家啊。”

我趿拉着拖鞋的两只脚停了下来。

糟了！脑袋昏昏沉沉，想到这点时，已经晚了。

“休息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戴着口罩，是感冒了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今年的感冒真够厉害的。”

我呢，打算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，不过，这个家伙似乎会一直喋喋不休下去。我鼓起勇气，跑到邮箱那里。

“哎，我这儿有电影票，一起去看吧，周六怎么样？”

利满叫嚷着，我听也不听，从邮箱里取出邮件，飞快地掉转头，一口气飞奔回屋。

“喂，阿树！”

我不顾一切地关上门。就这么一个来回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，也像是做了一次剧烈的运动。我心跳得厉害，刚走到玄关就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。全是利满害的！这个利满又开始反复按我家的门铃。我抑制住怒火，冲着对讲器喊：